

城 洋 追 兇

许之微
著

作家出版社

城洋追光

许之微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洋追凶 / 许之微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063-9757-5

I. ①越…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0604 号

越洋追凶

作 者: 许之微

责任编辑: 王 烨

装帧设计: 意匠文化·丁奔亮

封面题字: 白谦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80 千

印 张: 29.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757-5

定 价: 4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血溅江昌 / 001
第二章	身陷囹圄 / 019
第三章	牢里山外 / 035
第四章	初现端倪 / 055
第五章	心生波澜 / 079
第六章	设计越狱 / 100
第七章	迷雾重重 / 123
第八章	狂风暴雨 / 143
第九章	突遭劫难 / 162
第十章	绕返江昌 / 180
第十一章	又遇凶案 / 196
第十二章	案情初明 / 212
第十三章	螳螂捕蝉 / 235
第十四章	鱼儿漏网 / 258
第十五章	缅北劫难 / 273
第十六章	处处惊心 / 294
第十七章	曼谷风云 / 314
第十八章	行程险恶 / 335
第十九章	收网擒虎 / 352
第二十章	冤家路窄 / 370
第二十一章	父子之间 / 385
第二十二章	账总要还 / 405
第二十三章	除凶在即 / 427
第二十四章	天罗地网 / 450

第一章 血溅江昌

福山有色金属公司总经理朱勇彪和另外三个朋友在江畔酒家一个包间里喝得面红耳赤。五月里，气温本来就相当高了，几杯酒下肚，朱勇彪额头上布满汗珠。他解开了上衣的纽扣。

“我说，你们消息怎么这么灵通？我白天才得到老郑签署了收购那家老美公司文件的确切消息，晚上你们的酒宴就摆上了。这要是让老郑知道，又要发脾气了。我们公司的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差劲了。”

“嗨，这有什么好保密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搞跨国并购，它反映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一点你们福山公司在我们江昌带了个好头。宣传还怕来不及，保什么密？”说话的是本市工业管理局的董局长。

坐在朱勇彪对面的万鸿达马上搭话：“董局说得好！朱总，我看你就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宣传宣传。”

朱勇彪直摇头：“饶了我吧。老郑明确指示，千万不要让媒体搅和进来。宣传干什么？让江昌老百姓买我们的矿石？老郑还没回来，老陈要留在美国落实并购的具体程序。我一天到晚忙得四脚朝天。还记者招待会哩，不让我活啦？”

“要不说不说福山发展得这么快。你们是闷声大发财。”一直没出声的工商银行徐总说话了。

“徐总这叫一语道破。”万总又端起了杯子，“来，老朱，你在百忙之中能接受哥几个的邀请，可真不容易。我再敬你一杯。”

这几个都是福山有色金属公司董事长郑洪斌和总经理朱勇彪的部队战友，可以说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董局长在政府部门，徐总管着银行，万总是福山有色金属公司的业务伙伴。在福山公司十几年的发展过

程中，至少董局和徐总没少给福山帮忙。一听说福山公司把业务发展到美国去了，他们马上把朱勇彪请来喝酒，自然是有事相求。这一点，老朱是心知肚明的。他想着这会儿也该把事情挑明了，于是笑着面对董局长：“董局，趁着我还没喝醉，您有什么指示能不能现在说？”

“哟，难怪人人都说你老朱聪明。除了你，恐怕没有人能和老郑老陈这两个个性强悍的家伙和平相处这么多年。我没指示。这回呀，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嗯，……是请求。来，先喝一个。我先干为敬。”董局长“嗷”地一小杯酒下肚。

朱总连忙也倒满一杯，来了这么一下：“我洗耳恭听。”

“我家小雅明年在美国硕士毕业。这孩子羡慕美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说是美国空气好，不想回来。可是美国空气虽好，经济不好，失业率高居不下，工作难找。这不美国的桑普森公司都叫你们福山给收购了。美国公司被收购，那总需要我们自己人掺进去吧？我替女儿在贵公司求个职。”

“董局长，您是倒过来了。我们正需要小雅这样高学历、懂英文的自己能人。如果您和小雅，不嫌我们福山公司名气不够大。那我们这边没问题！”

董局长同徐总万总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三个人的嘴巴都咧开了。徐总不失时机地接上话茬：“哟，听这口气，再多两个这样的，也不会有大问题吧？老万的儿子，我的女儿，能不能也往福山公司这条大船上挤挤？”

老朱点点头：“简历都寄过来吧。”

“怎么听着味道变了。没那么爽了。”老万有意调侃。

“直接寄给我。我找人事部主任。爽不爽？”

万总端着酒杯站了起来：“我也说嘛，我们都几十年的交情了。现在难得老郑和老陈都不在国内，老朱你今天彻底放松一下。来，我敬你。不，还是大家一块儿吧。为了友谊，为了下一代，干杯！”

这桌酒喝得可谓宾主尽欢，午夜方散。朱勇彪的司机家里有事没在，万总亲自把老朱送回住处。朱勇彪下了车，头重脚轻地往前走。万鸿达不放心，连忙下车扶了一把。他招呼司机：“小李子，下来把朱总送到门口。老朱，我知道你金屋藏娇，就不进去了。”

司机小李过来搀扶。朱勇彪一把推开：“不至于吧。我没喝多。你们走，你们回。走，我看着你们走。”

“行，老朱。晚上悠着点，啊。”万总又调侃上了。

“我，就他妈孤家寡人一个，还，还藏娇哩，都熬焦了。”老朱舌头大了。

万总回身进了车，摇下车窗：“朱总，我们三个人托你的事可别忘了。趁着老郑没回来，你先帮我们把事办妥了。我明天早上就让小李把孩子的材料给你送过来。”

“行，别的事你能这么上心吗？走吧。”

看万总的车离开，朱勇彪挥手告别。

老朱进了门。他顺手开灯，灯不亮。朱勇彪不禁自言自语：“妈的，这物业，钱收得一本正经，水和电轮着出问题。哟，……我的手电呢？放哪儿了？”

他一边嘟哝，一边往前摸着走。突然，一个黑影闪出，抡起的刀面反射着窗户外街灯的灯光，在黑暗中划出一个弧状。朱勇彪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上午，几辆警车停在朱总的住房外。警示灯闪烁着。

室内，几位警员在寻找犯罪分子留下的罪证。一脸紧张的司机小李，惊魂未定地回答着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周清泉的问话。

“昨天夜里十二点多，我和万总送朱总回来。他喝得有点高。今天早晨，我送材料给朱总。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可是万总嘱咐了，材料一定要送到朱总手里。我没办法，绕到窗子跟前，趴在窗沿上往里瞧。一看，吓得我……”

“昨天喝酒的有几个人？”

“四个。我们公司的万总，银行的徐总，还有一个董局长。”

公安局技术科的技术员小孙从计算机屏幕上抬起头来：“大队长，找到匹配的指纹了。这家伙半年以前刚刚刑满释放。”

周清泉几步走了过来。计算机屏幕上两组指纹：罪犯留下的和数据库中的，显示完全匹配。周清泉拍拍小孙的肩膀：“干得不错。再把这家伙的资料调出来。”

小孙敲打几下键盘。屏幕上出现了嫌疑人的正面和侧面照片，以及个人资料：

“姓名 冯贵

出生年月日 1975年4月14日

出生地 湖北省明山县大湾乡

职业 无业

.....”

“有没有他住在哪里的信息？”周清泉问。

“这上面标明的是‘暂住’他表姐家。”

“没关系。跑不了他。”周清泉信心十足。

夜幕刚刚降临。

凶案嫌疑人冯贵从床上爬起来，拉亮了电灯。套上外衣，他从床头扯过来一个中学生用的背包，接着慎重地将枕头下一个大牛皮纸信封用一件T恤衫包裹住，放进包里。这是一个窝棚式的住处，除了一张床，就是两个摞起来的箱子。冯贵接下来跪在地上，撬起一块地砖，从里面又取出一个小信封，塞进背包。他把背包的拉链拉上，背在背后。冯贵走到门口又转身朝屋里四下看了看，然后拉开门。

冯贵刚拉开门，一颗子弹准确地射进他的脑袋。冯贵仰面倒下。

公安局刑警大队连夜召开会议讨论案情，辛局长坐镇指挥。周清泉发言。

“我们晚了一步。朱勇彪被谋杀一案的重大嫌疑人冯贵被灭口。朱勇彪被杀后不到十个小时就有人报案，这纯属偶然。但是，嫌疑人在作案后二十个小时之内被杀，显然为的是灭口。这排除了嫌犯仅为谋财害

命的可能。朱勇彪被杀和冯贵被灭口应该是整个预谋之中的两个环节。这是个案中案。”

辛局长指示：“这个案中案，很有可能和某个阴谋联系在一起。冯贵本来就是有个前科的人。他是被人雇用的。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第一，尽快找到杀冯贵灭口的枪手和幕后指使人；第二，迅速查明朱勇彪被杀的原因。我们行动起来吧。”

*

江昌机场大厅内的接机口站了不少人。福山有色金属公司董事长郑洪斌年轻漂亮的妻子胡莉莉和司机小邓也在接机人当中。胡莉莉看到郑洪斌提着大包拉着行李箱走出来，立刻跑过去搂着郑洪斌，娇滴滴地说：“老公，想死我了！”

司机小邓走上前，接过郑洪斌手中的箱子和提包。胡莉莉搂着郑洪斌，向他身后的秘书小刘摇了摇手。

郑洪斌把胡莉莉推开：“好了，好了，莉莉。走，我们回家。”

这时候，身穿便衣的周清泉走了过来：“你是郑洪斌？”

“是。有什么事？”

周清泉向两边使了个眼色。郑洪斌的前后各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向郑靠拢过来。周清泉掏出一张卡片。

“这是拘捕证。郑洪斌，你被拘捕了。请配合我们行动。”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搞错了吧？”胡莉莉的眼睛瞪得好大。

秘书小刘马上介绍：“这是我们福山公司的董事长。”

周清泉一脸威严：“没错。请吧。”

“郑总，我马上给律师打电话。您千万别着急。”小刘惊恐万分，反应却是不慢。

郑洪斌什么场合没经历过？他平静地交代：“莉莉，你们先回去。小刘，马上跟朱总汇报一下。工作还要继续抓紧进行，不要因为这么个插曲耽误了并购桑普森的大事。”

听到郑洪斌的话，周清泉和另一位刑警交换了一下眼色。

警方马不停蹄地突击审讯郑洪斌。

审讯室里放着一张长桌，长桌的后面坐着身穿警官制服的周清泉和市局刑侦科科长白雪梅。周清泉主审，白雪梅兼做笔录。郑洪斌穿着看守所嫌犯统一的服装，面对警官，坐在审讯室的中央。他和警官之间隔着一道铁栅栏。审讯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周清泉提问：“郑洪斌，从5月7日在美国酒店吃早餐，到今天下午你在机场被拘捕，你有没有单独一个人活动过？”

“没有。除了上厕所的几分钟。”

“有没有以电话、短信和外界联系过？”

“这个，有。离开酒店后，我在出租车上给我儿子去了个电话。他关机了。还有，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转机时，给我老婆胡莉莉打过电话。”

“你再回忆一下，还有没有其他联系。”

“没有。哦，接到过一个莫名其妙的短信。我想可能是什么人发送错了。”

“记得短信的内容吗？”

“好像是‘事已办妥’。”

“你确信不认识发信人？”

“不认识。没见过的名字和号码。警官，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问吧。”

“我为什么被捕？”

“福山公司总经理朱勇彪被杀身亡。你是重大嫌疑人。”

郑洪斌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冲到脑门上：“什么？老朱被杀？！”

看守所的接待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律师岳晓星坐在那里，神色显得有些激动和不安。岳晓星是郑洪斌前妻岳晓天的妹妹。多少年来，她一直敬重这个姐夫。甚至，对他始终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门开了。郑洪斌戴着手铐，由看守押着，进了门。岳晓星立刻站了起来。郑洪斌冲她笑了笑，自己先坐了下来，平静地看着看守将其手铐上的铁链固定在座椅上。

“晓星，请坐。谢谢你答应做我的辩护律师。”

岳晓星受到郑洪斌的感染，心情也平静下来。她坐下，翻开笔记本。

“你的家属是不是也为你请了律师？”

“是啊。不过我觉得还是请你比较放心。晓星啊，祸从天降。危难之际，突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居然没有几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岳晓星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眼里泛出泪花。她强忍住内心的冲动。

郑洪斌接着说道：“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朱勇彪被害的详情，更不知道为什么我成了凶案的最大嫌疑人。你能告诉我吗？”

“5月7日夜里，朱总从江畔酒家回到他在林园小区的住处后被人用刀砍死。公安刑警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得到报告赶赴现场侦查，并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不过，有人赶在警方之前将这个叫作冯贵的凶嫌灭了口。准确地说，你是指使杀朱勇彪，再指使杀死凶嫌灭口的嫌疑人。”

“理由是什么？老朱是我多年的好友、搭档。我同那个冯贵毫无瓜葛。怎么就扯到我头上来了？”

“警方说，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与冯贵有接触和来往。至于犯罪动机，警方正在调查中。”

“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能说明有人精心设计了这出戏。至少，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接到‘事已办妥’的短信。唉，可怜我到现在都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被人算计。”

“我从听说你在机场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在分析你会被什么人陷害。姐夫，只有你自己才会想出其中的原因。杀死公司总经理并嫁祸与你，这背后不是存在非同小可的仇恨，就是牵扯到巨大的利益。”

郑洪斌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他看似不动声色，心中却掀起一阵波澜。只不过，他分辨不出风从何处起，浪自哪里生。

岳晓星急切地盯着郑洪斌，试图从他平静的面容上找到往下分析的线索。“姐夫，你和朱总有过冲突吗？传言在并购美国桑普森矿业公司问题上你们有矛盾，是真的吗？”

难道警方的怀疑来自这儿？不会吧？然而，岳晓星的问话就像无意

中戳到黑暗中的一个按钮，郑洪斌混沌的思路里漏出一丝光亮。他马上意识到，问题应该是出在并购上。虽然距离找到朱勇彪被杀的缘由还有十万八千里，但这桩血案至少和福山公司并购美国桑普森公司相关。

*

一个星期之前，并购桑普森公司的事还悬而未决。

福山有色金属公司的会议室位于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顶层。从这里向外看，江昌市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远方长江横卧，江上百舸争流，江边码头起重机的塔架林立。

参加会议的行政各部门主管围坐在会议桌前。公司董事长兼CEO郑洪斌就境外收购美国桑普森矿业公司的议题发言，意在统一思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说过：‘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成为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现象。’福山要发展，就一定要走向世界。难道在座的各位在这一点上不能达成共识？”郑洪斌咄咄逼人地环视会场。全场哑然。

郑洪斌的眼光停留到左手边紧挨着自己坐的公司总经理朱勇彪：“朱总，你先谈谈看法。”

朱勇彪没有抬头看郑洪斌，还没说话，先笑了一下。

“郑总，理论上我们都明白，有共识。十多年来，我们跟着你从承包一个小矿干起，把福山搞到目前能够有实力兼并美国桑普森公司的这样一个规模。我们佩服你的眼光和能力。可是现在不是遇到具体问题了吗？”

“问题？有人竞购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这不恰恰说明桑普森公司的价值有目共睹吗？怎么就想起来打退堂鼓了呢？”

朱勇彪摇了摇头，没出声。矿山资源部主任余旷达属于公司元老级的主管，看没人说话，出来解围：“郑总，你也知道朱总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明说嘛。”

朱勇彪只好把话挑明了：“我担心的是，这个竞购中一旦加入个人

因素，会大大增加公司收购的成本。”

竞购的对手是谁，公司管理层里老的员工都知道，新提拔的干部也有耳闻。听朱勇彪说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全场默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郑洪斌看到眼里，有点恼火。朱勇彪把话接着往下说：“南粮集团同英国希思公司争购新西兰的斯威特糖厂，几番加价，把收购金额抬到了1.8亿美元。远远超过了这个糖厂的不动产加上年销售额……”

郑洪斌打断了他的话：“说得好！南粮买的不光是斯威特糖厂的厂房和市场。他们要的是对海外原材料的掌控。”

朱勇彪解释：“这不难理解。我们收购桑普森也是既要原料，又要市场，还要借此在海外建立发展的据点。问题是，郑总你在这场竞购中有没有底线？当底线被突破后，你还一味坚持，是不是感情用事？我想提醒你的是：同我们竞争的对手金山矿业公司已经把标价提高到公司董事会难以接受的高度。”

“因此我们需要统一认识，说服董事会。大家发表意见嘛。”郑洪斌把眼光投向参加会议的年轻人。

销售部主任江小龙觉得这时候不支持郑总有点说不过去，他用尽量缓和的语气说道：“从销售部的角度看问题，我支持郑总走向世界的基本观点。如果我们得到桑普森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经营多年的、现成的供应商和客户网络，福山将如虎添翼。”

张矿长属于元老级的主管，对于江小龙这种不搭界的话不以为然：“小江，朱总没说不该收购。他说的是花多少钱收购。连我这个大老粗都听懂了。”

余旷达再次帮腔：“我都怀疑金山公司是有意帮桑普森抬价。怎么他早不说买，等我们到了接洽收购的关口，他出来竞购了。这么一抬，价钱上去几千万美金。那可是上亿人民币啊。”

财会部主任文增辉也是“少壮派”的一员，跟着江小龙表态：“我也支持郑总收购桑普森。企业发展竞争力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公司内部通过长期的自身知识积累学习，逐步培育起来的；二是通过外部并购具有核心竞争力或具有相应资源的企业，经过有效整合而得。相比之下，跨国并购具有时效快、可得性和低成本等特点。”

“小文，没有人不支持郑总。亏你还提什么低成本。我们讨论不就是因为成本增高了吗？”这边徐主任实在看不惯年轻人绕开实质性问题空谈大道理的做法，心里想，现如今这帮小子溜须拍马倒是一个赛一个。

就在大家争得不亦乐乎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郑洪斌的秘书小刘快步走到郑洪斌身边，俯下身子，对郑洪斌低声耳语了几句。郑洪斌的脸上出现的迷惘和不解多过喜悦。看到这个情景，会场上安静了下来。小刘抬头笑着给大家点了点头，离开了。

郑洪斌开口了：“大家也别争了。嗯，是这样：陈总刚刚从美国打来电话。金山公司撤出竞标。”

朱勇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郑洪斌和朱勇彪面对面坐在郑洪斌家的小餐厅里喝酒。他俩的交情深得不能再深了。打小两人就手拉着手上学。在“文革”末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仗着郑洪斌浑身的蛮力、机灵和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的性格，少年朱勇彪过得还算自在痛快。接着两人一道参军入伍，虽然郑洪斌被挑到特种部队，不能继续在朱勇彪身边“罩”着他。但是有这么个能够代表中国军人扬威国际赛场的大哥，不光是脸上光彩，也受战友们的待见。所以，郑洪斌的朋友一大堆，要说死党，朱勇彪肯定排在第一个。否则，他怎么敢在会上揭郑洪斌的底？

郑洪斌年轻的妻子胡莉莉围着一条漂亮的围裙，从厨房里端出刚炒的一盘菜。

朱勇彪放下酒盅招呼：“小胡啊，你就别忙了。过来一块儿喝两盅。”

“不忙了。朱总，你和老郑慢慢喝。我都和朋友约好了要出去的，就不陪了。”胡莉莉一边笑着说话，一边解下围裙。

“哎哟，对不起。老郑是临时动意让我来的。没想到把你的计划给耽误了。”

“嗨，你当她们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下馆子，逛街，说闲话，如此而已。来，我们喝我们的。”郑洪斌端着酒杯催促。

胡莉莉那边已经挂起围裙，挎上小包，往大门口走。她回过头来发牢骚：“我跟老郑说雇个阿姨做家务，他就是不让。朱总，我走了。拜拜！”

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郑洪斌摇了摇头：“你听到了吧。就两个人，还要雇个保姆。那我不真的变成资本家了？”

“你不就是资本家吗？家里佣人是没有，小老婆有了。”

“哈哈，你真会骂人。哎，老朱，不管大老婆小老婆，你倒是娶一个呀。男人身边不能没有女人吧。”

“哎呀，我可不像你，服侍不了女人，特别是隔了代的年轻女人。说正经事吧。你让我来，是不是想到了你大老婆？”

郑洪斌被老朱逗笑了：“这话怎么说？”

“金山公司几天前还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怎么说退出就退出了？我想，是不是你前夫人说了话？”

“你真跟我想一块儿去了。但是，凭我对岳晓天的了解，她不大可能插手这件事。”

“老陈出发到美国前，跟我商量过，是不是私下里找一下岳晓天，让她劝说利奥诺拉，不要同我们搞得两败俱伤。”注意到郑洪斌表情的变化，朱勇彪补充了一句，“他让我别告诉你。”

郑洪斌还真是有点动气：“老陈他怎么能这样？插手我的家务事。这不是给我难堪吗？”

“但目的达到了呗。”朱勇彪诚恳地劝老郑，“你的面子比上亿人民币还值钱？老郑，这事就别提了。啊？再提大家都难堪。心里有数就行了。”

郑洪斌仍旧愤愤然：“不说？他下次还……”

“没下次！你可真够厉害的，老陈那么凶悍的家伙，居然在你跟前服服帖帖。公司里要是我不出头跟你争论，就变成一言堂了。”

“哈哈，感谢你。来干一个！”

朱勇彪也笑着举杯，一饮而尽。

郑洪斌十分感慨：“是啊，不管怎么样，目的达到了。我们终于走

出眼前的福山，跨到太平洋那边去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看你这副踌躇满志的模样。老郑，我还记得你当年离了婚，刚从美国回来时的沮丧样子。结果，婚姻没了，事业有了。关键时前妻还在暗中相助。这就叫祸兮福所倚。打算什么时候走？”

“老陈电话里说，要尽快，以防夜长梦多。我这就准备到美国去签署收购桑普森的文件。我走这几天，公司业务你就全权处理。随时听我的信，把准备好的专用收购款转到美国的共管账户上。”

朱勇彪点了点头：“记住了。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在收购过程结束之前，不要张扬。千万别让媒体知道，闹得满城风雨。我们是干事业，干实事，不是要政绩、出风头的人。”

“我不会张扬。不过，你也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

三天以后，雷厉风行的郑洪斌已经带着他的代表团坐在了谈判桌前。桑普森有色金属公司办公楼的会议厅里，长形的会议桌两边各坐着六个人。中方和美方各有五名代表再加一名翻译。中方代表团有郑洪斌、陈世明、蔡律师、熊会计和秘书刘秉章五位代表。他们个个喜气洋洋。福山公司总裁郑洪斌做总结性的发言。

“……非常感谢各位的配合和协助。这次成功的收购，对于福山公司和桑普森公司都是好消息，这是个双赢的结局。谢谢各位！”

秘书刘秉章和桑普森公司的工作人员捧出协议书以及合同等文件，让郑洪斌和桑普森公司的法人代表总裁福斯特交换签字。签字完毕，双方起立热烈鼓掌。桑普森公司的五位高管首先离座，站到会议室大门口。中方代表由郑洪斌领着来到桑普森公司总裁福斯特等面前。中方人员同美方高管轮流热烈握手。

有过几年在美国陪读生活的经历，加上当年前妻严厉的督促，郑洪斌的口语相当不错。他握着福斯特的的手，用英文说：“福斯特先生，我期待着同您以及您的团队共同工作。我们公司的前途将会非常美好。”

福斯特礼貌真诚地回答：“郑先生，我对您的领导才能印象深刻。我同意，这次兼并对于福山和桑普森都将有利。”

接下去轮到桑普森的副总裁默林太太。郑洪斌笑容可掬：“默林太太，我对您所做的工作非常赞赏。对不起我得提前离开。陈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同事将留下同你们处理整个合并的程序。”

“不用担心，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陈先生和其他同事熟悉桑普森公司。”

晚宴后回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房间，郑洪斌一边脱掉西装解开领带，一边吩咐秘书小刘：“小刘啊，你再试着给朱总去个电话。今天就得把那笔收购用款打到这边银行的共管账户上。这事办完，留下接管的陈总他们就可以正式办理交接手续了。”

“哎，我这就打。”

小刘拿出手机拨打。

“喂，是金秘书吧？我是小刘，你让朱总接电话，郑总有指示。……什么？不在公司？……到局里开会去了？”

郑洪斌一听有点急了：“小刘，给我。”他拿过小刘的手机，“小金啊，老朱去开什么会？什么时候回公司？……也好，那你记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已经正式签署了收购桑普森公司的文件。等到收购专款一到，就可以逐项办理交接手续了。你让朱总回公司后，立即把专款打到这边美国银行的共管账户上。”

见郑洪斌合上手机，小刘伸手接了过来，没忘记小心地问一句：“郑总，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小刘你回去休息吧。这些天辛苦了。”

“嗨，我这不就是跑跑腿，干点现成的事嘛。郑总，尘埃落定，您也该放心睡个好觉了。我走了。”

“嗯，去吧。”

郑洪斌还是心思未定。他看了看表：9:45，不算晚，于是拿出手机给前妻拨了个电话。别看郑洪斌在公司在外面各种场合都自信沉着，挥洒自如，可是跟前妻说起话来马上就会别扭起来，总觉得，怎么说哩，好像欠了她什么似的。

“喂，是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算晚吧？”